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卷八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毛詩餘義自序

傳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益詩之用廣矣其於盛衰興廢得失之原徵之人事準之世變其詞婉其義深夫子益刪而述之以垂經世之大用變雅詩人涵濡文武之教澤感念時政之日非推論本原究知其情狀斟酌體要情深而文明悱惻而芬芳君子讀之悲憂奮發不能自已嵩燾自嶺南歸左右自隨者僅有毛詩訓故傳舟中苦熱諷誦

吟哦即其詞以求其義因其時而測其變頗有所發明以諗當世賢人君子知取則焉

書中庸章句質疑後

右中庸章句質疑大端一依章句而辨證其所疑朱子表章中庸之功至矣漢以來儒者傳注旨趣各不同實始折衷而會歸於一此由其踐履體驗之餘默契於心自成條理其於理道之淵微文辭之曲折若傾家積而會計之以與經旨相印證者夫聖人之言賢人傳之而固不能無異同子思親受聖人之傳千有餘年而後程朱氏興朱子於此一循程子之說以徐觀其會通由其

傳之也遠則於所私淑而體味之有得者爲能近取而資之深誠慎之也嵩纛於朱子之學無能窺見萬一顧竊疑章句之書求之過密（如謂十二章以上承費隱言二十一章以下承天道人道言之類）析之過紛（如謂戒慎恐懼致中以位天地慎獨致和以育萬物及生安學利困勉三者以其分言以其等言之類）更涉世變參考人事恍然有悟知仁勇三達德之旨卽體以爲用隨所得淺深而莫能外而益疑章句薄視勇字之非經旨（如不賴勇而裕如及困而知勉而行者勇之事也及三近者勇之次也之類）沈潛反覆十載於茲乃於子思立言之旨粗有證明獨憾生朱子後七百年無從執經一質所疑稍取區區所見附之章句之後期以發明經旨使承學之

士取擇焉

重刻李中丞遺集跋後

中丞劉公謀重刻李瀛仙先生遺集以屬嵩燾校定爲稍第其篇目芟其繁複彙次爲三卷先生爲政一本愛人溫惠慈良自然愜於人心爲詩文求適意而已一不用以爲名無有蘄絕奇異可驚喜者然其於家庭骨肉之交君國之際纏綿往復其心常若有餘所爲今體詩往往類唐白文公長慶集之爲葢深於情者也嵩燾竊有疑者先生生極盛之時上被 聖明知遇言足以達其志行足以慊其心又其時中外當事任者蓄道德能

文章有師友見聞之益宜若可以肆志而忘憂者而先生思念田園之樂永懷不忘視其功名事業之成否舉無足繫其心而若惴然不可終日漫興一詩尤懷交道陵夷之感豈仕宦固不可爲而朋友交際之難雖盛世賢者固亦有不可恃耶讀先生之文以求先生之心其感歎欷歔又烏能自已也

潘伯寅直廬唱和詩跋

伯寅侍郎見示直廬唱和詩起癸酉十一月訖甲戌十二月其詩多寄興盆梅感歎流連意餘於詞蓋猶寓李空同氏悲歌泣孝宗之旨侍郎自咸豐丙辰以翰林院

侍讀入直南齋至是三十年矣當乾隆盛時　天子崇
尙文學南齋唱和無虛日入直[illegible]者多至宰輔清貴無
與比焉自頃數十年祁文端師歷官宰相沈文忠歷官
尙書皆直南齋二十餘年以學問文章名天下侍郎年
益富名益高積二十年始至侍郎以科場磨勘罣部議
毅皇帝知其枉復　命以編修入直　恩遇之隆視
前賢或過之而一官偃蹇不得發攄二十年中兩遭鼎
湖之變更寇亂倉皇悼痛有不能自勝者未嘗不歎侍
郎受　恩之渥而遭時之窮也耆壽陪直南齋二年與
侍郎追談乾隆時盛事相與感慨係之今者人才之盛

唱和之勤視往昔無多讓顧念人事之悠悠變故之紛紜嵩壽讀是詩愴然以思愀然以悲無能自已況侍郎之躬歷其境者耶名位之遭際不足論也而如侍郎志節才望當乾隆之盛其樹立必已多蓋又不能無世運升降之感也矣

冒小山枕戈錄跋

冒小山通守以官乳源時所治公牘文告及詠懷碑記之作編爲二卷題曰枕戈錄蓋其尊人春山先生故令乳源討羅坑亂民戕焉手加刃者邱何也事平邱何黨緣爲縣役君兄哲齋副轉令番禺廉得其實至是君復

攝乳源事乃捕邱何並其黨五人誅之距春山先生死事時十有七年矣君兄弟枕戈以求報父仇劬勞隱忍歷久以有成蓋其難也君旣誅邱何等乳源之人積憤於邱何而快君之爲能攘除兇慝以蘇民困又益懾君之威無敢阻遏君令者用是政化大行姦貪屛息賦役以時觀君所條示以與民約養之敎之董而正之今世無有也於古循吏之爲或庶幾焉而一以枕戈爲義蓋忠孝之積於心而沛然以施於有政視士民之感激歌吟無足介吾意而徒幸父仇之藉手以報復吾以是壯君之志業而益悲其心也　國家用法仁恕曠越前古

歷時久而姑息因循中於士大夫之心乃遂寬縱有罪縱使爲厲於民莫之禁遏以馴至於大亂有能討兇惡之民正其罪誅之而遂戴之爲慈父母矣使夫爲民父母者用刑殺以取民之悅此亦古今之變也而惟不忍人之相戕俾一格於律令以養人心之仁而殺人以爲暴者無能逞焉乃推吾仁以逮及有罪而日移其爲暴之心求逞志於良民民氣鬱而不揚而從亂滋甚視吾民之自爲暴以相殺又豈國家之律令然哉周禮復仇之說其義詳於戴記葢三代之遺也其時各君其國各私其刑賞王者有不能行之於諸侯故聽民自相仇以

濟王政之窮昌黎河東柳氏復仇之議非周官本意也憤於有司者不能爲民理其平有激而云然也邱何身犯大逆十餘年無能捕而戮之君幸能自復仇已足多矣而其事爲申　國家之法令以討有罪以君之私則復仇爲重以天下之公則　國家所期於頁有司之事未有急於是者也世但多君之復仇而於君治行卓卓罔能究其本末嵩燾以是推論之俾司民牧者知所勉焉

跋黃德堂脩竹堂記後

黃德堂司馬以道州何子貞先生所譔脩竹堂記屬跋

其後蓋自其母蔣太宜人守節撫孤劬勞敎誨茹荼若甘以訖於成於此堂乎基之而終見其子之賢樹立偉偉揚太夫人之名於　朝顯榮褒大以隆其報亦於此堂乎成之昔歐陽公爲韓公晝錦堂記値韓公貴盛時榮其一時之遇而終以澤被生民功施社稷相勖勉德堂謂選京師當出爲縣令其官有崇卑而遇有顯晦然其爲澤之被而功之施則同也夫榮於一家一身者有限而澤於天下無窮德堂將揚其母之施以達之一縣積漸以延於一郡若一行省無以爲一身之榮而曰吾母之劬勞敎誨將有其大者遠者使吾之澤在人而吾

母之心固甚慰而名固亦甚遠也則此脩竹堂也其不益光且顯耶

跋吳南屏鶴茗堂記後

近歲南屏老人因其弟退甯舊所建君山九江樓益飾以寺觀亭堂之屬擇山勝處爲之於是君山之勝甲吾楚江以南名剎無以遠過此鶴茗堂其一也今讀所爲記惻然閔寺僧供茶之苦思所以拯救之而以望之來遊者唐孫可之書何易于開成會昌間詔重茶榷易于剗去詔書焚之不爲下斷察使以易于挺身爲民亦不問也是時唐政稗亂已甚而猶有是安知今日必無賢

令尹者起而行之而上官亦遂嘉而許之乎南屏今世之高尚者而惓惓當世利病雖小而不遺然則所爲游觀之美其尙有得於湖山風月煙水之外者夫

書龍禹門蘇秦論後

太史公蘇秦傳稱其知有過人者而以爲張儀之行甚於蘇秦而秦獨蒙惡聲由儀震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史公優蘇秦而絀張儀兩傳中反覆言之亦以蘇秦合從之說爲當時要務心契其言也文以管仲之攘楚蘇秦之拒秦相提竝較確是正論自宋以來蘇氏之論六國實守此義史公論蘇秦謂其學長於權變豈惟

蘇秦遊說然哉戰國之君一皆習於權變是以蘇秦合從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十五年而齊魏急起敗約以權變相濟爲用未有能守者也蘇秦始出本在用秦秦不能用乃始爲合從之說以遊趙其力固不足敵秦矣而又激怒張儀入秦以證其言豈惟其心與管仲異所處之時亦異也通觀蘇秦之始終而知明允之權書頗濱之六國論皆未究知當日之情事者也

跋彭麗生書蔣埶林追尊定陶濮與獻議後

追崇之禮始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亦以周有天下之規模實始自太王也是以兩漢開𠛬未聞追崇之典隋

唐以後其禮特隆至宋而人臣一命之榮皆得贈封其祖父古今異宜原不能概以三代之典禮施之後代其截然不可易者四廟之制非私親所能上干天子有繼統無繼宗戴記大傳之文詳之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庶子王者卽宋英宗明世宗之以外藩繼統者也自漢以來治經者多能爲其精而不能爲其通宋明兩朝諸儒之辨爭多可笑者其原亦由康成之注禮於庶子王已誤解無能發明其義矣今世出繼之子例得追封其本生天子雖尊獨非人子乎苟明此義一切紛紛之議論皆可從删矣

書李生閨訓後

老友李緩卿以其次子閨訓遺箸見示蓋其初娶時所錄以爲刑于之基者也其拳拳於孝友惇睦之誼節儉之風而尤以自重爲義所謂婦德者盡此而已而防微杜漸舉世人所陷溺沈錮莫知其非者一一過其流而發其覆豈徒以敎家哉士大夫立身制行得失之機賢愚之分未有不由於是者也而當其爲閨訓時年甫及冠初應試爲弟子員生質之美學道之有得於心求之今日蓋尤難之而遽奄忽以死其妻亦幸成其志以死覽其文而悲其用心之勤又益以歎夫天之生夫人也

不幸而早死以不得觀其成又豈獨李氏之私痛已也

鄭母陳夫人家傳跋後

陶齋鄭君出示其母鄭夫人家傳烏程施君文也敘事簡老會稽趙君爲之書趙君以書名當世善爲波折而含隸意似宋人張卽之其源固出於北海可傳也夫人年不及中歲劬勞黽勉以勤其家而善贊其夫以應人急難不勸其德之豐而所歷之境之悴有足感人者其年又不長以食報子孫固宜陶齋斐然溫雅喜賓接文士赴朋友之急若營其身之私必措之安完乃已君子之處世求有益於人人與人相比而仁之道立焉夫人

之賢其知之矣若陶齋者亦豈非所謂賢豪君子人耶

德範詞源冊跋後

乾隆三十年尹文端公自江南入相隨園繪存其像及其留別詩爲一冊時莊滋圃先生方撫吳是冬亦內召爲跋其後並繪像於冊其後嘉慶四年冊歸文端公子雨林將軍王夢樓先生爲署冊端曰德範詞源將軍以傳其弟蕉園中丞又十四年癸酉中丞官蘇藩補繪隨園及夢樓先生二像續又繪孫淵如張問陶查丙堂三先生像而自以其小像附焉咸豐六年蘭岩觀察得此冊京師求得祁文端師一詩珍藏之又十有六年嵩燾

至長沙見此冊從觀察丐得俾老友汪嘯霞鉤摹上石並附刻觀察及嵩燾二像當乾隆盛時隨園與文端公江南文酒之讌至今猶想見其遺風歷四十八年一時尊俎名德若王夢樓孫淵如張船山諸先生得並留像其間使人彷彿其儀容興尙友之思賴觀察之能收藏而嵩燾爲發其議得摹刻以傳兩人者例得廁名其後葢距文端公去江南之日一百十有八年矣流傳久而嚮慕者將愈深王右軍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覽斯冊者其益有感於吾文也夫時同治十有一年壬申春二月

跋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

隸釋載漢廣陵厲國侯夫人碑世無傳本婦人碑銘見之石刻拓本以江氏所得此碑稱首隸法稍變漢人之遒緊而爲駿爽乾嘉諸老輩考證最詳朱朗齋氏定八年爲泰始八年武虛谷氏定孫父爲魏侍中孫邕其說確不可易而於任城稱太守據後漢郡國志晉書地志及魏書任城王彰傳以爲任城王國宜云內史則猶考之未審後漢書光武十王傳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國封東平王忠弟尚爲任城王食任城亢父樊三縣魏黃初三年立鄢陵公彰爲任城王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

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而彭城王傳稱黃初五年詔改封諸王爲縣王明帝紀又稱太和六年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任城本東平屬縣既立國而食三縣魏文帝以猜忌削諸王國邑乃有縣王之稱是任城仍爲縣隸東平至明帝復以郡爲國而食五縣則又增加二縣而地志未詳晉立任城國一仍魏制削所加縣晉書任城王陵傳泰始元年封北海王三年轉封任城王是以武氏暨洪稚存氏李璺莊氏方半茶氏並疑任城未嘗以郡名而謂太守亦王國通稱考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封皇從叔陵爲北海王咸甯三年徙封北海王

陵爲任城王泰始建號十年至咸甯三年晉氏立國已十三年自漢以來凡侯國皆爲縣凡王國皆爲郡此十三年中任城爲郡宜矣任城王陵傳三年上脫咸甯二字證之本紀自明諸老未詳考耳碑云聞爲吏部尙書多用老成先帝舊臣舉之不疑必不忘君旣而果舉君爲侍中此與魏志盧毓傳適合毓傳云入爲侍中旋以毓爲吏部尙書使自選代毓舉阮武孫邕武帝於是用邕邕三爲侍中由毓選代也聞下渺三字當爲聞盧毓擢爲吏部尙書而字畫繁簡不類諦審之似是聞子家方爲吏部尙書子家毓字也魏志謂盧毓自選代而碑

謂其舉邕侍中而夫人早度及之知盧毓與孫邕雅故相招引各就其所見知爲言卽此一事也武氏竝據吏部尚書爲邕所涖官誤矣此皆明著之史傳爲諸老所未審伯嶧出示其家藏因更一補訂之

再跋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後

予既爲伯嶧跋所藏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碑字疑義六略爲疏證黃氏釋文金石志已著錄又更歷諸老輩審定趙味辛氏何子貞氏補訂尤多何氏於文義精審獨至嵩燾所見亦時稍有異同其先與齊同姓先字左旁形跡尚可辨純靜不二二字甚明顯昔臧武仲先犯

齊莊不令與己邑今我乃犯尊而蒙優詔正以辭魏文帝之命爲犯尊也作不犯尊者誤此爲同竇故夫人啓告啓字形跡宛然而告字模糊孤直直字上橫十作[illegible]者裂文直下一字泐再下容字略可辨以文義求之宜當爲孤直不容有見机意假机爲機字體宛然與下夫人止父令酉緊相接黃氏釋文作宜洪氏審定作寡於文皆不可通先帝舊臣舉之不疑疑字尚可辨作絕者誤次第有常度洪氏校出一次字趙氏校出一美字次下第字宛然度上常字中直已泐作美者誤相帥孝友友字一畫尚存齊肅之訓齊字左旁尚完好作不者誤

乃發歎日是發字非爲字謫審碑文乃字不誤何氏謂其嗣子歎詞非乃爲字不知文義自上嗣子迅追惟云云直貫至齊肅之訓乃因以發歎也於是乃追而述之述字甚明顯皆所宜補正者玩銘辭忉忉遺疏辟踊靡及何以告哀之文則此碑文嗣子迅所述也故於夫人之父及夫皆不名諸老考證皆未及之要皆可以文義推測而知者也

跋歐陽伯元李少溫三墳記

唐人多工篆法而李監陽冰名最著亦常自負李斯以下一人然其書多雜隸文俗體其纂字統三十卷偶以

隸體於篆文時有出入不盡合六書之義歐陽伯元自
少工篆隸研精六書之學得陽冰三墳記舊拓本臨摹
一通能得其嚴整遒逸之趣而於藝不从艸於引不从
已亦稍寓捄正之意因攷陽冰所書栖先塋記三墳記
竝刻於大歴二年其卜葬鳳栖原竝云歲攝提格是當
在寶應元年壬寅也記云乃貞陽卜而祔大墳卽謂所
栖鳳栖原之墳李季卿既爲栖先塋記以表其父之墓
又爲三墳記以紀其諸兄仕履行實兩碑皆出邵權名
栖先塋記云建塋霸陵此記云霸陵故塋葬不違禁害
于而家其栖葬一皆邵權主之是其前葬是否祔霸陵

不可知而此三墳之爲祔葬鳳栖原則無疑也王良常氏據爲前後二事恐非此記稱陽冰書栖先塋記稱從子陽冰書則陽冰爲先侍郎從子於曜卿等則兄弟行也王良常以三墳記爲從子陽冰篆書亦誤因跋伯元此書附著之如此

跋李果仙所藏褚書蘭亭

劉餗嘉話錄蘭亭敘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賜太子諸王而何延之蘭亭始末記稱太宗命湯普澈馮承素諸葛貞趙模各臨搨以賜近臣當時褚遂良歐陽詢各有臨搨世遂以定武本爲歐臨穎上本爲褚臨是世

所傳蘭亭皆臨本也然自隋開皇開蘭亭已有刻本太宗始求得其眞蹟而不言刻石何時疑貞觀十年搨賜之本卽太宗所得蘭亭眞蹟勒之石者諸臣名能書皆有搨本有臨本而何子楚謂歐陽詢搨本爲奪眞勒石禁中蓋又別本也是自蘭亭初出時已有三本而諸臣臨本歐褚爲最著孫氏閒者軒帖考稱歐陽墨蹟世不傳嘉興項氏舊有褚臨本又有大中祥符中蘇耆藏本米老所謂三本之一也又有賜高士廉絹本藏江南顧氏皆褚摹眞蹟然則褚書流傳於世亦有三本而收藏家源流皆可推溯而知之宋元以來臨本又數百家而

米襄陽趙吳興最著又有米摹褚本宋理宗所收至一百一十七刻刻非一石刻石者亦非一家書元大德間錢塘錢氏刻十種蘭亭筆法各別亦不能定其爲何人之臨本矣孫氏所錄褚本凡三其佳者大李襄陽書也泉仙所藏褚臨蘭亭本據方方素一跋當即蘇耆所藏本紙墨極舊而筆法收斂不類褚書之矯變疑元人所臨而託之褚書以炫世者然其精神意趣猶奕奕然具有生氣固亦非今世人所能擬似也

跋僧寄凡集方外帖

唐世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尤工書時人宗

其書跡自後罕繼者而虞世南傳謂其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有唐一代書法智永實開之先而吾湘人最重懷素書拓本盛行於時世謂張長史草聖今傳者不逮懷素遠甚自後名僧閒出而鮮以工書聞者寄凡上人裒輯元明以來諸僧法書得數十家積數年資力泐之石　國初諸尊宿爲前明遺老隱於僧者所收存爲多往讀昌黎高閑上人序稱其書比張旭閑書固不傳賴昌黎是文使閑名與旭並重寄凡既輯諸僧書刊而傳之又求當世能文者記之使高閑當日有若一寄凡者其書必且大顯明僧有古今禪藻集之刻表章僧詩

爲盛寄凡之爲此其用心尤勤而爲功尤鉅僧門六藝之傳其遂將以是爲法派哉

跋吳稱三所藏徐星伯收輯諸家尺牘冊

漢魏碑皆隸書今體書惟施之尺牘漢書陳遵傳與人尺牘皆藏以爲榮魏志胡昭鍾繇邯鄲淳衞覬韋誕善史書尺牘之跡爲時楷則今所傳魏晉人法帖其源實肇於兩漢歐陽公集古錄所謂法帖者率皆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其初皆非用意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至於高文典冊何嘗用此故夫魏晉人尺牘之妙正在無意間

而文亦特淵古大興徐星伯先生所藏諸家尺牘若李氏申耆魏氏默深喬訂地學羅氏茗香治算經包氏慎伯沈氏子敦宋氏于庭於經史雜學時有考證要皆以無意出之性情意趣自然具見其書與文可玩味誠不逮古人而持論必徵諸實隨事指陳有可想見　國朝一家之學爲古人所不逮者稱三學博得此册藏之凡諸君所爲書札初非有待人世今日之傳而傳之久益重更歷久遠安知不有好事者因學博之藏輯之爲十八帖天下事無意而流傳久盛若此類者葢可思也然亦豈不存乎其人哉

跋王君豫所藏黃九煙爲王山長書人在緱山手幀

黃景虞本湘潭周氏從官江南養於黃氏遂冒其姓崇禎中官主事不終職歸葬其親返湘潭曰秣陵者從其仕履江南籍也癸未爲崇禎之十六年王山長先生舉康熙十八年鴻博科行輩後景虞其以王子晉相況知是時年尙少也康熙二十四年先生官澄海知縣七夕得巨木海中曰靈槎也作靈槎賦用其木爲樓顏曰浮槎其後澄海人卽祀之槎中覩景虞書中想見先生淸超曠遠有自來也邑人羅爾生得此書以歸君豫君豫爲先生支裔意甚重之景虞自少有書名潭人輯自其

七歲所爲書刻之名周郎帖而隸法罕傳是書當兵戈擾攘之時展轉流傳歷二百餘年仍爲王氏所藏亦潭中一佳話也君豫因屬書其後以志之

日本鄭永甯譯侍讀學士福羽美靜鑑古鐘說跋後

鄭氏譯古鐘說凡八圖爲鐘者六皆出自土間以唐時紀載類此名曰寶鐸相沿謂之鐸鄭氏据屋代翁說謂之扁鐘其高尺許或至五尺形微扁有乳有帶鏤爲文其上有懸旋而無舌無柄不爲鐸明矣因考周禮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鄭注鐘口兩角說文亦曰鐘兩角謂之銑云兩角是古鐘皆扁也孔氏疏云應律之鐘不圜

故有兩角應律之鐘卽磬師所擊之編鐘也質小編而懸之以協十二律然古鐘無不應律者春秋傳景王鑄無射之鐘隨其質大小而皆可以律協之是以其制各異而微近扁古鐘皆然也屋代氏之言允矣鄭氏精博好古爲譯而傳之證之周官書而益知其信而有徵也

意城書刻家集跋後

少時侍先光祿公與惺齋廣文高杜亭太學及陳莘田丈以詩唱和或一日數作或竟日不一作暇或出遊提詩以歸已而盡屏去不自收拾嵩燾亦懵然不知其可寶貴也稍長見大父遺蹟及叔祖葵臣公詩則知珍惜

矣而光祿公尤喜誦本生大父遺句以爲超逸過人亦頗手錄之成帙既以人事奔走又更兵亂轉徙流離遺失無存吾弟意城稍有錄藏顧獨完以是遺澤之僅存也懼久而有湮佚乃手書刊之嗚呼飲杯棬而淒惻增唏謂猶先人之遺也況聲容意趣之存於文字閒者耶吾兄弟庶幸寶藏之以貽後之人

跋亡兒遺稿後

咸豐八年余以翰林入直南齋寓居海淀澄懷園直廬故名食筍齋祁文端師爲署書其後歸自粵東所居左偏有竹千竿治隙地爲齋取文端師書揭之亡兒讀書

其中意甚樂其淸幽也書畫小章皆用食筍齋爲名所錄存詩數十篇其餘殘稿零落爲稍按次之得詩二卷題曰食筍齋從亡兒志也亡兒年二十書畫篆隸下至鐫刻汲汲爲之而爲詩尤勤意將託一藝以傳者而天驟奪之年如亡兒沈潛多藝能自炫暴無夭折之徵今且死矣詩與文之傳不傳何足深計而且爲按輯而刊行之亦亡兒志也時同治庚午仲秋

書城南書院經費冊端

城南書院自道光初移建妙高峯下以次建立文廟文昌閣南軒張子祠規制大備其後陳堯農先生掌院事

又建二賢祠祀陳子艮屈子平及前後五忠祠惟文廟在書院左餘祠並建之妙高峯凡爲經費二曰歲修經費董事司之曰祭祀經費齋長司之更亂以來各祠傾壞不治書院齋堂亦多毀漏而園土之隸於祭祀費者或至失業無復記錄同治九年嵩燾謬領講席言之中丞劉公方伯王公聿新各祠講堂齋舍之剝落者葺而理之又於南軒祠旁隙地建立王船山先生祠期以鄉里先賢開示學者知所歸鄉於是成靜齋孝廉董院事羅小園爲齋長竝心壹力句稽簿錄規復園土之被侵者彙土田之數課其租入靡敢抗延而書院舊基在天

心閣下多私造爲民居估其價折而贖之書院規模犂然一新歲增經制錢數百貫嵩燾乃屬小園總記歲修祭祀二者之費籍而存之凡田若干屋廬若干園土若干通計出入贏絀第其篇目都爲一冊俾後之人有所循守冊凡三一付董事一付齋長一畱院長處互相交受以資稽察考歲時修理按籍以求經費之所出永無使有廢墜祭祀典禮儀式亦備列焉凡爲院長以文章道德相資益而已經費出入之數有司之者院長不宜問董事若李仲雲成靜齋齋長若羅小園相與考正淸釐無憚勞怨三子者之用心與力勤矣嵩燾遭遇其會

闢而行之與闢其末嗚乎無道德文章之益以資於人而校量出入虞經費之有缺所謂舍本而徇末者耶夫本與末相須也苟知其相須而爲院長者與董事以下各務舉其職爲書院之日積而盛其猶有望與

養知書屋文集卷九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復鄧小芸

奉書殷拳懇摯如獲晤言兼承以室家之戚頒賜挽聯追亡悼存悱惻芬芳伏讀增感大集循誦一過深溫緜密長或數千言少或百餘聲容笑貌曲折畢肖其於忠孝節義有關世教之大者與其生平友朋骨肉之戚纏緜愷惻言之娓娓尤使讀者唏嘘哽咽不能自已吾楚治古文之學者自頃數十年皆奉君家法爲依歸宜君得之深如此而其性情之款篤意旨之綢繆則又君之

得天獨厚加於人人者也賜製譜序精純博厚次謨公一節之小異前書蒙論及之且述以爲家教又著其義於序甚哉君之樂善之誠也而吾家子姓靡焉日趨於虛浮無有能念先世之彝訓以相董率者以是重自愧赧而君家世之繁昌讀書能有成立者相望以起豈惟孝友渟懿之風蘊之已厚其所以爲教嚴肅而婉至爲可深長思也舜卿夜談追錄一卷礀東先生論詩之微旨略具於是舜卿以見示因攜其副本以歸未嘗以序文相屬也五年以來書籍散亂不復可尋其家草本當尚存如以付梓而使鄙人以一序發明之雖駑劣孏廢

言之無文固所不敢辭耳

復易笏山

奉書喜慰前聞奉檄南歸召募論者謂足下議論伏一世而少諳練當畱幕府不當任爲將帥兄意不然兵者用人之新氣而已士苟才與志足以有爲則遂爲之幕府治文書逶迤議論何足以羈天下士也故於足下之募勇私竊慶幸既可以覩足下之發攄亦念時事艱危人才難得身雖隱退而固願同志者之聯翩以起也來書所論辦事非難得人爲難及化畛域爲最要之說精確明澈洞中窾要足下識解超卓銳於任事亦略知其

底蘊矣獨於主用蜀人之說疑其志疏言輕而視事太易不可不一發明之來書所謂用蜀人而收其人心資其嚮導者是也知勇豪傑之士急收而用之所至與其人民士紳聯絡凡道途之險夷賊蹤之聚散非居其地者莫能悉也開誠布公招徠俊傑此之謂用蜀人未聞行數千里之地略無憑藉隨所至召募而可創立一軍恃以轉戰者韓信驅市人使戰亦未聞度井陘召募而自詡爲能用趙人者也足下之言曰善用楚人者多矣而皆不願用蜀人若故以此示異者此又非也楚人蜀人一也此自在用之者而召募之勇與營伍異非有所

繫屬與之久習不足恃也廉頗曰我思用趙人頗趙人也與楚人自不相習不得於楚而思用趙頗言固非虛也自頗猶難之足下何易言哉方今召募之勇盈數十萬武夫無籍者奉尺一之符發兵自名勇敢作氣勢所在皆是也吾輩既已爲之則斡旋世運宏濟艱難之責分任於此身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吾輩不得已而身親之沈謀密慮去矜與名持之以貞固而行之以惻怛君子之道所由異於武夫之爲也李次青再起視師通城賊退次青與劉鎮軍各以克復馳報吾甚惜次青自待之薄慮其終不足以立事願足下勉之正月一書不復

能記憶其時方勸足下詣皖謂蜀亂且甚於皖是不以為輕也足下方從一縣令間關入蜀無事可辦難易更非所較要之川陝天下根本所關甚重乘賊之方起急撲滅之速則所辦較易遲則所處倍難此時蜀事尚較江皖為甚易足下所述前書之言乃適相反或有之亦義各有所取耳

復吳又桓刺史

前歲自山東旋都始知福星臨涖吾湘為快慰者久之比歸數聞意城稱述盛業謂楚以南治行卓卓未有及者自古詩人為政風流從容設施立聲名者有矣盤根

錯節通明彊固若老兄詩人之政尤古今人所難也伏處深山不敢僭通書問乃荷賜書注問勤勤意隆語摯伏讀增感又知受代有期而殷殷然以一日在事不敢弛勞爲念賢哉文與意之交美也欽服欽服僕疾病蹉跎凡百荒廢生平非盡無志者一再試之而知天下事之難與吾道之不易求合徒坐視其敗壞無益於人世而增此心之隱痛則何如引身以退使天下之是非得失不復留於吾心吾之所養不較多哉所以自守迂拙固如是也來書獎藉所不敢承要之君子之進退審時量己求當於義古今人所處當亦不甚相遠耳

復嵇月生

奉書並諗堂上窀穸之事諸已就理寄示土色溫潤堅細上上吉徵此由足下仁孝之感亦太夫人之至德厚福以庇蔭後人於無窮也兼承弄璋之喜爲鼎門大慶尤足告慰太夫人在天之靈無任忻忭友朋枉書多相勉以進取獨足下之言以退爲義而諭以固守甚哉君子之愛人以德也人相飾以文之謂賁夫子筮易得賁而愀然曰賁非正色也故夫以仕進得失相勖勉者賁如濡如之美觀也初九以陽居下其占爲舍車而徒夫子繫之曰義弗乘也不受賁者也足下知此義矣抑僕

之所處非敢以退爲義也其觀之三爻乎曰觀我生進退退不失時進不失志未敢庶幾君子之道而心竊嚮往之時事益艱今之時非古之時也吾輩正不知所以自處所可自審者此而已

復張竹汀

奉書具論刑部事宜所陳三弊精確明暢深中機要善哉足下之言能及此者罕矣僕常以謂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自漢崔寔荀悅襲申韓之論以嚴爲尚論治者多主其說肅尙書因之以求起積弊於衰靡之世於是一變爲操切之政而其是非得失與古今所以

救弊扶衰之宜士大夫莫能辨也任司寇者承風揚波效指撝奔走求如漢時持廷尉之平者無有人焉相習久而亦遂視爲固然去歲東撫動以小故連章舉劾王王秋因咎我曰　朝廷望君爲鷹鸇而君海上不劾一人所以敗也予曰此乃所以爲鵕仙也王秋何足以知之凡仁與勇生於識故三達德以知爲先足下之言庶幾近之芝生尙書尙爲近情理有何疑懼卽阻於上臺力爭之可也雖然足下之言及此則吾恐功名富貴之途難乎其言通利也可歎可歎上陳尙書一械略論此事試取觀之必於足下之意有合也

上陳尚書

奉賜書恭悉　同鑾之請已有轉機閣下造膝之言所以啟沃　聖心者至矣某竊聞　朝廷之意諗知內憂外訌艱難之狀而兼爲廷臣議論所持塞外之行觀望遷延用心至隱閣下一言而消釋　聖心之疑乃使人君舉動得有所據依以解於天下後世大臣謀國之忠通古今理勢之大而運量於一心非持一端之議論者所能及也時事至今日轉移非易肅尚書之才美矣其用心在起積弊而振興之亦可謂勤矣某在京三年推求　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

非寬之失顢頇之失也寬者宣聖之明訓　國家積累之至仁烏可輕議哉今一切以爲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於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徒使武夫悍卒乘勢罔利以淩藉搢紳明世之稗政見矣某竊獨憂之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爲顢頇一也顢頇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爲維繫人心之本顢頇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毋亦稍寬假以例文以求理財行政之實效天下事其猶可爲乎故某以爲省繁刑而崇實政爲今日之急務閣下儻謂然否自古豪傑有爲之

才所以運量天下者豈有他術哉以誠應物以實行政而已竊觀今日司農之理財每創一制多類誣罔百姓而誘取其財者數變章程以相眩惑以此經國未敢信謂善策也因閤下之言略論及之不自知其愚陋伏增惶悚

再與務山

昨復一書頗有陳說益足下所患信心太過視事太易任人太輕而新進喜事之言太易入也僕心實隱慮之近得玉班書言與足下形迹甚疏而其遇事自用人皆用以爲疑壬秋益嘗主是說矣意者有中於壬秋之言

而思一試之戰陣耶往在京師嘗以王秋學識過人語之足下意不謂然也以王秋之才之學與之往返談論爲益甚多其有偏頗處擇而從焉非爲害也至於軍旅大事當擇老成諳練深悉機宜者就而求益而足下之於王秋論學則遠之論事則反親而信之稱此而求則吾弟所以取法於人與其所以用人者吾慮其背道而馳也君子之學必遠乎流俗而必不可遠道王秋力求絕俗而無一不與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見以畔道者是足下但論文章友之可也師之可也至與辨人才之優絀語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飲狂藥將使東西

迷方元黃異色顚沛蹉失而不可追悔獨柰何反用其言以自求迷亂哉吾之望於足下大矣恐一任事而先失衆人之望故剴切言之嚴陵之告君房猶有懷仁輔義阿諛取容之戒僕局外人於足下諰諰不倦如此亦竊比古人之義實恃足下好善取友樂聞盡言一肆其狂瞽之論不罪不罪

復方子聽

奉書美哉文也其識趣之高遠當於古人求之非復今人所有即僕亦不料足下所詣精進如是也西夷本末粵人多能知之以久習而知其情僞耳僕則衡之以理

審之以天下之大勢而其情亦莫能遁焉所由與粵人異也來書論西夷之禍原本好利至精至當豈惟萬歷之稗政鉤求珍異以有澳門之畱哉非李督之汙縱亦未敢輕視中國非琦耆二相之貪私夷禍猶少戢也利者合公私上下而奔趨之良可悼歎然是說也根本之論而非救時之策也譬之病痞者曰食積然也由是而禁其食而病益烈至於交關互市徧於中土其爲病也大矣不必其亡人國也逼處相陵以嗜人之載庸有瘳乎夷人初至天津中國之體外夷之情事機之成敗得失理勢之強弱所關甚大君子之所從容審量精思祕

運以綏定天下於無形者至前歲而斡旋之略已無所施託之語言以求挽回一二大者不效則相與畫定章程以要之久遠此僕之所見及也京師論者咎僕以議和笑應之曰宋金和也有遣使朝聘之煩有歲幣之擾諸君亦知戰爲何事和爲何名乎世人所見大都如此可笑也足下所見偉矣其論漢唐之事則多未允自古夷狄處彊未有不爲中國患者因時審勢以應之可矣班孟堅匈奴傳贊論此甚詳後世無能易此者也武帝用王恢計伏兵馬邑以要匈奴而謀泄匈奴侵暴益甚此爲失矣而因是以城朔方取河南地爲障塞歲出兵

擊匈奴使之遠遁則亦若天之啟之至宣帝時而呼韓邪以降終漢之世無邊患以文帝之每飯不忘匈奴使處武帝之後規模必更遠則使光武當武帝之時起隴西上郡雲中至右北平侵掠無已亦豈能閉關絕約從容養息以安保無事哉北單于求和親臧宮馬武上書請誅光武卻之是也而猶博考廷臣議酬荅之宜以光武之明聖處就款之虜詳愼如此此則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唐氏初起臣事突厥史多諱言之便橋之盟羣臣皆欲進戰太宗以爲爲國之道安靜爲務彼或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今我卷甲韜戈啗以玉帛凶頑

驕恣必自此始破之必矣其後四年遂滅突厥帝王之神略操縱在心此爲難及太宗之失乃在北滅薛延陀西定高昌吐谷渾東征高句驪專務窮兵威遠耳然貞觀之世吐蕃服順終爲唐患得失亦可見矣因足下論述四君優劣聊一言之嘗論中國之控御夷狄太上以德（周武王成王是也後世無能行之）其次以略（漢唐之事是也）其次以威（漢武帝於匈奴唐太宗於突厥諸國是也）其次以恩（漢之於西域唐之於回紇而吐蕃北宋之於契丹是也）信與義貫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光武之爲君三代後無能及者其撫單于卻西域都護之請則亦時會之適然耳舉光武以爲後世法可也而遂以爲籌邊之全策

則猶經生之論而非通達古今時勢之言也秦皇之北築長城功莫偉焉彼所以亂天下者多矣豈蒙恬之爲罪哉賈山莊忌小儒之言君子不取也所著綏邊徵實以砭南宋以來士大夫習爲虛詞而數千年是非得失利病治亂之實蹟遂無知者物窮則變變則通朝廷無人則草野著書者之事事有成敗理有得失不相掩也今天下能辨此者舍我而誰哉亭林大儒豈能方比要以一事之特見即爲大儒之言不必盡從處極弱之勢無可據之理又於外夷情形瞢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詐勝僕再三陳辨則懷憾而力傾之儈邸所爲延夷禍於

無窮豈徒曰羈縻之而得邀擊之而遂失哉君子立身處世以識爲本司馬徳操之言曰儒生俗吏不諳時務俗吏無論也讀書而不爲儒生之見所囿則識遠矣願足下勉之以勞生同粤之便取來書所言一復論之恃相知深不我笑耳

上沈尙書

去臘賜書六月始由詠之宫保遞到纏綿悱惻讀之感喟兼蒙賜寄五言長篇沈鬱而有超邁之氣起法在李翰林猶爲高唱不多得也中間敘次感慨波瀾壯闊與書中所言相表裏閣下所見之精卓人無及者往往在京

師値夷務之初起辨論至二三年惟閣下言之獨允也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後揣之以情揆之以勢乃以平天下之險阻而無難漢唐以來控御夷狄之規模有得有失而理勢情三者必稍能辨其大概然後可以制一時之勝而圖數十年之安南宋以後議論勝而士大夫之氣囂此道遂絕於天下數百年天下大勢之功效亦略可覩矣閣下之言曰一誠可使豚魚格根本之言也而大略出其中豈惟制夷然哉以宰天下以育羣生胥是道耳昔賢謂天下解事人少天津之役山東之行傷心久矣君子之所謂解事者是非得失之幾世俗之

所謂解事者禍福榮辱之末與世俗人相處足以消弭道心錮蔽知識某之於此不可一日居也久矣因閣下之言聊敢一發其略耳某於滌生詠之兩公舊交至誼值所處艱難險阻義當一往視而竊宮保之意必欲以仕進相強遂忍不一往比宮保之病方劇時事益艱深爲天下憂之南楚偏隅乃爲今日四戰之衝人才銷於外財力耗於內比年旱潦交至殆哉岌岌而在東南猶爲四境安全江廣搢紳之家避兵者紛集閣下必遣子姪輩謀一家居附省百里倚山處儘可爲謀其果爲安土則所不敢知也澄懷諸公牢落可念王丞相新亭之

言正須爲諸公進一解耳

復何鏡海

承示近日讀易以窮天人之變讀論語以求性道之歸論學論治備於是矣因易而及老氏又旁及諸道家言誦其精妙不異儒宗又引老氏與論語並稱此足下賢智之過也老氏之清靜不爲物先能使人儆功喜事樂殺之念冥然不雷於心然其爲術在於測天人之機與物相軋而陰以求勝善用之則爲子房之超然物表不善用之則爲何晏王衍之清談辟晲一切以機智相競去夏曾錄取老氏粹語得數十條多可爲治心應事之

助其於聖學未嘗撫合者其本原固不同也黃庭經參同契曾讀之而不得其解友人陳季牧最好參同契謂實約周易之旨以成書閒舉以問季牧曰房中八家之密旨也予曰若然則神仙家流也與老氏淸靜之旨異矣而坿之周易吾弗知也自王弼以老氏之旨注易後遂有程大昌周易通言此正吾儒之所宜辨者不覩其大旨而但取語言之近似者以爲得易之辭以爲合於孔氏以約之義吾未見周易孔氏之學可以合於老氏者也

致毛寄雲中丞

洋稅一節湖南但能注定茶釐照舊徵收一語餘非所
能與議出奏之說思之未見其宜一切章程似須由江
督酌定鄂中自不敢參差承示總理洋務所覆揆帥一
咨含混支離於地勢商情事理都無通曉彼實無主見
聽外間之自爲處理而已如咨中逢關納稅遇卡抽釐
二語至於三四見又云不與和約條例相背語言閃爍
莫能得其要領與揆帥原咨如盲者相遇於塗指東畫
西互相贊和而俱無所見也和約條例但載明正稅子
稅二條稅之彼稅之此則惟中國於通商之處設關徵
之洋人不代爲謀也此當由江楚兩督行之有何條例

之背與不背乎所不背者正稅子稅以外不復再徵而已至於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則祇可行之內地商民施之洋人於理不順於勢亦不能此惟須與洋人畫分淸晰以防其包庇咨中屢據爲言洋人之狎侮中國亦宜矣滌公於洋務素非通曉見其兩奏兩咨光明正大情理兼到此非別有神妙過人之識亦明其理而已鄙意此事終當由滌公主之前與撥帥辨論一節似當委曲以告滌公及與洋人交接之始一畫定之

復毛中丞

承諭悉上海近耗思之茫然時事潰決至此豈復能有

斡旋補救之術耶薛君一身不足塞責卽如通商條款所載道光二十一年五口通商之始添設子口稅一條進口子稅歸海口完納出口子稅歸第一口完納據今總理衙門咨稱則第一口發給運照而已最後子口乃得徵稅所謂最後子口據長江而言則上海也盡長江之利綱而歸之上海此其出於薛君之謀不問可知所定報單運照款式委曲煩重皆緣以爲利歸併上海不能不多設防維以使之有所趨重不知利源統歸上海而以報單運照責之各卡於勢旣有不順於情亦所不甘從前九江蕪湖例設鈔關尚可以虛文相爲粉飾今

之卡局官紳會辦較爲認眞虛文所不屑也必求其實則夷人之横肆內地商民之互相偷漏能勝詰乎薛君但顧目前之利而不知其害嵩燾擬疏稍發其覆其意則尤以皖鄂兩省軍餉之艱難徵收洋稅利源稍厚兩省大吏義當引嫌老前輩以公義言之事行則皖鄂無窮之利也不行亦不失己兩省與吾楚相爲脣齒利害其之亦未嘗非自謀之道至今昔事體微有不同立言亦當稍異前疏無存稿不甚能記憶別以一片發明之呈求酌畫大端不能越前疏所言其宜斟酌脩飾之處敬候偉識裁定之嵩燾亦得私承教益爲尤幸也

與周壽山

去臘榮行時奉上兩椷計蒙賜鑒亦得賜覆一椷讀之尤拳拳也桂午回益後音問契闊無從探公近狀惟就希帥節麾所歷以臆度公之賢勞而已廬圍方急潁壽之防尤關大局公志在總統諸軍爲一面之寄而聞抵鄂之初卽移居節署然則仍受幕府之任耳日來部署機宜緩急輕重以何爲先深山伏處訖無見聞念想實深希帥去鄂鄂心固有歉焉謂舍鄂而固無以爲圖皖之資也詠之宮保經營締造之艱難尤爲可念　朝廷新政煥然尤加意求賢直是從大處落墨百餘年所未

有也獨慮其操之太迫求之太驟左右大臣又未能有學識知大體沉毅堅忍足以相濟補所不逮恐有不效而無以持其後一以爲喜又一以爲憂往者滌生節相次師九江喟然於忠烈之逝謂忠烈在則全皖之勢振而事機可乘念此而悲痛益深今日人心思治之迫任賢之專而詠之宮保不置及此時一發攄其志事此又天下所同悲者也時事艱危凡百爲憂事機之衰旺不足論也所憂多在根本寄帥誠篤開朗君子人也方伯以精細廉明佐之去冬至省常引以爲慶幸今春再至則人心多至乖異推求其故由江味根王若農兩參藏

於忌者之一言而陰行之遠則高叟爲之憤怒近則諸公多不謂可吾謂此兩君者本非純德而一以勇聞方恃以禦外侮一能者管理軍裝勤儉有濟實用人所稱誦罪狀未明而持之過急遂足以失人心嘗論天下事祇坐一幾字非徒大政之行大變之生知幾之君子所必爭也一事之成毀一言之從違與夫人心一日之向背皆有幾焉幾一滯而百端爲之壅塞周子屢言幾誠哉其知天人之變而妙理勢之通者也叔向之語齊嬰雖吾宮室今亦季世耳得不危且懼乎與公久別昨冬數日讌談見公志趣之雄邁持守之嚴毅明足以斷事

而剛足以折物私竊服膺謂公數年精進又若是區區
猶有慮者氣太鋭力太果而於幾有未暇審焉周易憂
患之書也而動必以幾公所從事皆賢者無有憂患而
致然與然而亂日棘兵興日繁則亦君子憂患之時矣
願公更深思鄙言僕閉關兩載有終焉之志以中丞編
纂忠義録屬與其議以是時一至省垣稍涉酬應非其
好也忠義採訪尚無端倪欲先彙集各營奏疏以爲底
本曾託果臣信知闔丹初廉使借鈔宮保疏稿至今無
信懇公催取寄鈔期以一月蕆事卽奉還去冬見文宮
保尺牘五本以眼疾未能卒業其刪削盈帙起宮保九

原定當心肯世人或有輕議當存此以待後世之審定又省城建立宮保專祠屢與南老商酌意欲鄙人謀之節相希帥籌備建祠之費鄙意二公於箴言書院已有資助不欲重煩之宮保所部各軍類皆楚人每營派費若干尚易集事湖北專祠官紳當併力興建湖南則取之宮保舊部能少有所寄即可據以興工乞公速以此說問之丹初廉使能早定局爲佳此尤公義所不得辭者前商卜居之說由公見好深厚鄙人亦有樂於其山水之環互姑一謀之公出則亦無贊是議者此時移居之力亦乏俟之異日可也宮保家事非難處者公求之

過深失之反遠別後兩書微言及之頃果臣言斯千里當家者迭用舊人而益損其工價蒙蔽惑焉宮保親族懷利心而不相親附然無能侵奪爲惡得一當家者卽處之裕如相彼舊人能勝此乎當家者非其人而益疏遠親族日與其骨肉至戚樹怨以相離慮非所以計長久也宮保親屬數人不當憂貧而壓壓無餘思見小利而忘遠慮舍本務而多爲外防公以一人才力之所及毅然行之不疑此僕所以疑公於審幾之義多未講也辱公於斯千里家事彊聒與議微窺見其節要聞果臣之言有歉於心故終一言之作梅有母喪未知其行蹤

所至反覆爲之計亦窮於思慮冒險歸覲似未爲宜宮保惠款此時有所需用乞留意應付之

與吳南屏

省垣相見所懷多未盡而語言文字之間干冒已多尤乖親賢服善樂求教益之鄙心至今念之悚然別後惟道體淸嘉爲祝忠義錄成書體例言者互異鄙見所及約有二端一則表章湖南人物爲後代史氏之徵也募兵討賊肇始孫堅南宋有兩河義旅而李顯忠之流起爲將帥功績所被無足甄者中葉多故以一省之人才物力經營數千里枝拄天下實今日搠舉求之史冊蓋

所未聞著錄是編存其梗概用備國史採擇亦使湖南忠義之風流被天下傳示無窮此其所見一也一則著書必求徵實湖南事蹟近而易徵博考約取證以所知以求徵實而不敢旁及也古今人事各有是非至於軍旅專論功過是非亦在所略而施之奏牘者其辭巽焉得之傳聞者其辭又巽焉鄙人見聞所及方成之譔徐觀察傳以田鎮之失蔽罪唐方伯王子壽譔唐方伯傳以方伯死事蔽罪豫章沈廣策譔江忠烈傳以廬州之陷蔽罪吳文節此皆名能古文有行後之資所傳故文所敘近事而其辭失實如此向軍門貽誤楚粵事機而

楚粵之人歌頌至今曾節相水師功在東南數省前古所未有而知者寥寥至於論人才則顛倒於愛憎語戰功則參差於始末編輯是錄有懼心焉而鄉里之考校其事猶詳奏報之稽查其文猶具欲別纂湖南名宦功忠錄一書已慮搜羅之無術是用不敢旁及他省廣述戰功所守硜硜志卑道隘以爲無當考證則無取乎鋪陳此其所見二也去歲與公辨論此事而鄙志所存尚未及宣述別後私自循省甚愧以行潦之量阻江河之流注敢敬及之設局之初專主採訪爲時既久益知其難頃始謀彙集各家奏疏錄存副本以備檢查敬乞台

從賁臨商定採訪簡明之法俾同事得所依循不勝感禱意城前述尊旨謂不樂居省垣果爾則岳州一府採訪編纂專屬之公一切歸併府城釐局所隸四屬均求函商辦理無庸移知省局或來省主持調度或專任岳州一府惟公擇而從焉鄙心猶望時時一親教益以開茅塞瞻仰如何

復李眉生

奉賜書詳哉其言之讀之感慰往得尊札多不過十二行今乃至五十餘行其少也簡括其多也恢閎施之鄙人不簡傲如此足見近者之習勤而樂繁劇也喜慰何

可言軍事近益佳所聞皆喜耗也節相常言此時事局一二城之克復不足爲喜一二戰之獲勝不足爲功今所喜者非徒謂戰勝之威喜軍勢漸强賊勢日漸消靡此蓋世運轉移之機天心仁愛之寄賢聖豪傑躬際其時承天之佑以起而有功在軍者皆當寅畏小心以持之老弟以謂何如中甫精覈之才堅忍之力兄所心服誠如尊示前書以夷務相儗必遭其憤怒再過一二年而又必心折吾言之誠如是也少荃中丞以海道假我其意蓋以夷務爲憂此無足憂也少荃才學識力自足了之兄之不願海道非謂海道之煩難也如弟所陳固

不足為異今時天下之煩有如此百倍者使兄欲以功名自見就之可也如兄所處雖非海道豈可就哉生平之志不在中韓而出言行事終不越是以今仕宦欲求多於中韓而亦不可得故不願也竹浯前相見長沙欲俟院試後始行將謀束脩之脯以豐居者之積倉以備行者之裹糧兄無以奪之頃意城來言竹浯近有書寄我渠歸時遺之惟閩其將赴營而已何時啟程是否一道長沙未見其書不能悉也三數日內當赴省探之作梅聞丁母憂壽珊赴左營頭尚在皖耶心泉守安慶偲老在軍宜可常見桐雲信言當告歸節相能留之否安

慶一城穗星聚是健羨何如經甫昨信言當由淮安北行便道安慶未知已定計否聞淮安方有兵警往亦當暫留耳餘詳節相函者不贅及

再所示粵鹺當派本地大紳此事實不然彼商民之出資豈以私其鄉人哉如羅椒老儒者坐論有餘其識見亦不能遠出丁伊老之上此皆可為地方矜式於此事亦無所用之伍紫聯禰山第一商戶斷不可不引用非徒以為粵中大紳而已粵中鹺務十餘年官紳商民相與罔利去冬忽令巨商先納資若干包徵散商聽從開報諸散商亦無有心願者然而官商相與力持非有力

量者莫能奪之又廣東鹽釐是大宗巨商孔廣榮等於制府爲門人遂力庇之故鹽利動歸商人而鹽釐迄今未一舉行　欽派大臣辦理不獨爲東餉即爲國家經費計亦未有以易此也此時正一好機會民氣雖强而所收者商賈之利與窮民無與不軌之頑民一誅便了不足深慮惟以事勢揆之決非晏公之所能勝任耳節相奏派各員惟取與晏公水乳此雖順人情處平常之事猶慮非宜以晏公原無甚遠識以水濟水古人所戒況欲以一二人識力厭伏官商之囂囂者乎舉事必須量才黃南老足以當此矣爲節相論此甚詳並切呈一

稿老弟試熟思之必有以愚言爲然者恐節相不欲反復陳請仍求較量得失之計以此說上陳之

復嚴仙舫文

闊違崇教十有三年甲寅之秋道江口聞杖履經此路北行相距僅兩日丁巳入都去懸車之期亦止逾日德容咫尺乃爾乖違積年思仰亦未嘗以一書稍自陳述嫻廢可知頃奉賜函迺蒙長者拳拳之意在遠不遺致以黃門之私戚上塵盛注綢繆慰問奉書循誦爲愧爲惶伏念長者聲名在天下功德及民生投老抽簪身樂道泰天下之人想望風采較其出處以爲難能若嵩嶽

者名不足舉一事官不足任一職節行名業兩無所託反蒙盛德褒嘉逵觀昭曠之外加之善誘嵩燾何足以當之居京師三年默察當時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蹟自維譾薄未易庶幾凡事之希乎古者未有不戾乎今者也古人成一名立一事艱難挫折遲久而後成氣挫而志愈堅道詘而心愈隱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安凡此者皆非嵩燾所能及也知其不足而求以遂其志苟且自適豈敢希蹤聖達哉天下之才有矣而學難學矣而識難天下之亂由大臣之無識釀成之冀稍讀書觀理期有所得與一二知者辨論其所以然此則嵩

壽心願之所存也因長者垂愛之深而略及之秋農不赴浙江之召非徒庭闈之養道固然也天下之亂百出不窮而人之才必各有以自效吾楚豪傑激揚跌宕老成具在自足任之君子之仕待其自致秋農識遠而年方長其才自足樹立不以此時汲汲也

復潘伯寅

頃唐義渠方伯遞到賜書蓋由江督舫中翰帶至武昌者循誦往復蔚矣其文繾綣綢繆循循善誘感愧何已嵩燾節行志事兩無所成槁木其形支離其德謂宜賢達所見屛棄迺蒙盛誼勤勤若閔其愚而奬進其所不

及嵩燾豈敢自匿於知己之前哉漢世重高行至宋而猶有隱士之徵近數百年無聞斯舉廉潔退讓世守高節者世亦不甚貴之嵩燾仕效一官名聞於朝固非隱者居京師三年默察當世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誼常用憮然內自循省古人成一事立一名摧之折之困之辱之艱難持久而後效氣挫而志愈堅道詘而心愈隱勢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安凡此者皆非淺薄所能及也往者亦信君子之道志乎古必戾乎今苟行之而心安斯可矣成敗毀譽在所不計然既當事則事有所不可擇名有所不可居爲大臣者躬自任之無所於悔

嵩燾區區一官進而在位無益於邸山退而野處無損於培塿何爲俯仰逶迤叢詢納尤以不得自適哉　先皇於小臣知遇至深苟被　召命義無可辭今此願畢矣湘鄉相國視師久嵩燾常在戎幕而不一奏請知非鄙意之所存也江忠烈羅忠節皆生平至交令與武夫游客營營求進何遽不富貴必俟垂老退休起而應人之求知者之所笑抑亦愚者之所呰也來書較論所從之優劣君子之出處內斷之心而外揆之義姜肱袁閎避陳蕃之辟楊龜山應蔡京之徵君子不以爲忤爲仁由己而由人哉僧邸負時譽爲流俗人所趨仰居幕府

屈辱而得失之大者數有諫爭於道未有砭也其終也不以不得於僧邸而懷去志胡文忠病時自憂不起遂欲以鄂事相屬隨同辦理皖鄂軍務一疏其引也嵩燾謀往一視其疾聞此中止葢自揣才力不足以繼文忠又望淺名微人所不服要之此數者皆未也我固不得往也未有豪傑自愛誘之以美利而遽冀非分之獲舍已以從者也自念生平去就或毀之或譽之而皆無當於鄙心既已通籍爲人臣子艱苦患難豈得辭哉值其時處其地惟所自致而已矣老病侵尋精力日減環視天下達官顯仕接踵相望奚所不足而欲以鄙人坿益

之天下之亂積成於無識故爲才者有矣而學難學矣而識難且欲養吾志焉爲仕爲隱惟天所命魏桓申屠蟠林逋之所得於心吾不知其際也然且不欲以是爲程因賜書之意諄諄一發其所志王定甫嘗疑鄙人輕有所就鄙人所謂薦之不起招之不至者烏有是哉時相見求並告之